



司各特 著

一个医生的女儿



一个医生的女儿

〔英〕司各特著

陈漪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Walter Scott
THE SURGEON'S DAUGHTER

本书根据 J.M.Dent & Co., London 版译出

一个医生的女儿

[英] 司各特著

陈 漪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6.625 插页 1 字数 135,000

1981年10月新1版 1981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8,000册

(据新文艺版重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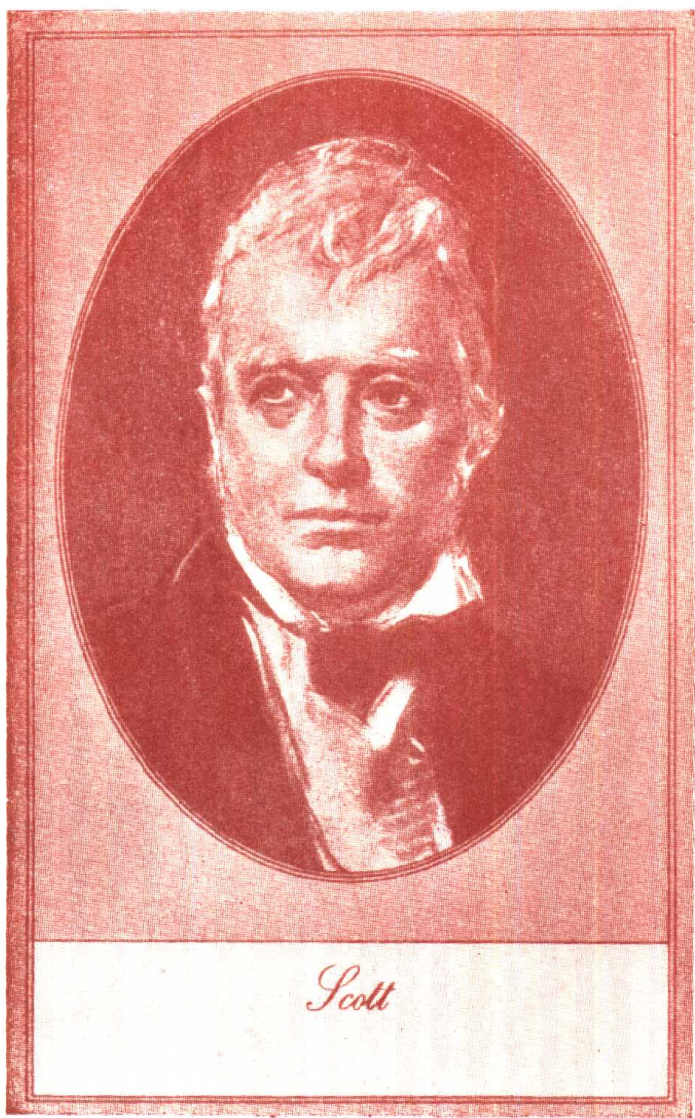
书号：10188·242 定价：(六) 0.55 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十九世纪初期英国伟大作家华尔脱·司各特著名的“威佛莱”小说之一。

故事讲的是一个善良的苏格兰乡村医生格莱，收养了病人留下的一个私生子理查·米得尔马斯。理查长大成人后，与格莱医生的女儿曼妮私订婚约。在东印度公司的欺骗利诱之下，理查陷身怀特岛病院中；后来由他的早年同学哈脱雷的帮助，无意中遇到了生身的父亲，凭后者在该公司的权势，理查才得逃出魔窟，远走印度后又因决斗杀死长官，不得不投奔一个女酋长，得充属将和情夫。利欲熏心的理查又把未婚妻曼妮骗到印度来，企图把她献给王公为妃，又勾结东印度公司印度当局，阴谋叛变，事泄，印度太守嫉巨象把理查踩死。

作者通过这一曲折离奇的故事，赤裸裸地暴露了当年作为资本主义国家侵略工具之一的东印度公司惨无人道的黑暗内幕。他还把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两个阶级作了鲜明的对照——被践踏在脚下的人民贫困潦倒，然而他们有的是热爱劳动、无私地为人服务的高贵品质；统治阶级则搜刮民脂民膏，穷奢极欲，为了要维护虚伪的名誉和地位，竟至冷酷忍心地撇下亲生子不顾。



第一章

当病弱者发出求援的呼吁，
徘徊着的死神准备来一下打击，
他那优越的医术显出
毫不炫耀的“仁术”的力量；
当绝望的“痛苦”发出呻吟，
孤伶的“欲望”销声匿迹，
在“苦难”的阴森无比的洞窟中，
他那得力的护理总在近旁；
没有召唤遭到冷漠的延搁，
没有薄酬受到傲慢的拒绝，
日日的辛苦供应了
日日生活的简单需要。

——撒母耳·约翰逊①

《逍遥者》杂志中对于他②的朋友莱维特③所作优美细腻

-
- ① 撒母耳·约翰逊 (Samuel Johnson, 1709—1784): 英国大文豪，一生编过许多刊物，一七五〇—一七五二年编《逍遥者》(The Rambler)。
- ② 指撒母耳·约翰逊。
- ③ 莱维特 (Levett): 撒母耳·约翰逊的挚友，他是个没无闻的医生，专为穷人看病，接受的诊金经常都很微薄，即使病人住得很远，他也不辞辛苦地前去。

的描写，正是对基地安·格莱和其他许多乡村医生的写照。除了学校里的教师以外，苏格兰从这些医生身上得到的好处比从其他阶层的人那儿得到的都多，可是却对他们也许更不表示承情。

象这样一个在农村里行医的人，往往住在小镇上或是村落里，于是这些地方就成了他的业务中心。但是除了医治村镇里的病人以外，在直径四十英里的圆周范围之内，只要有人找他看病，他总是不分昼夜随请随到；有许多地方无路可通，还得涉过沼地，翻过山岭，渡过河流和湖泊。为了紧急任务，苏格兰这位乡村医生往往不惜牺牲自己的健康和生命，或者至少是冒着损害健康和丧失生命的危险，深更半夜在险恶的路上行走，穿过人迹罕到的旷野，而他所得到的充其量只是一笔极其微薄的报酬，往往是一种完全不适当的报酬，而且常常还会连什么报酬都没有。英国城市里他的同业们所特有的种种丰富的财源，他一点儿也没有。苏格兰的乡镇居民，由于他们的生活享受受到限制，所以象痛风病、肠胃病以及一切因养尊处优和游手好闲而得来的慢性富贵病，都轮不到他们身上。经过了四年左右的节衣缩食，他们才能够举行一次选举宴会；而在三四十个文静的选民当中，选举的事在宴会上就可以得到解决，头破血流的事是不会有。有身份的母亲们并不一定在一年三百六十多天中要为她们心爱的孩子们请医生来开方吃药。全镇所有的老婆婆都会开泻盐的方子，都会敷药膏；只有等到热病或者麻痹症发展到严重地步时，镇上的邻人才替病人请医生去。

虽然这样，这位科学家是不会埋怨没事做的，也不会发牢

骚说没病诊。如果没有病人找上门来，他就会到处去找他们。就象蒲尔格^①的《丽奥诺娜》里那个神出鬼没的情人那样，他深夜骑着马，在黑暗中顺着一些小路前进；这些小路在没有他那么熟悉这一带路径的人看来，就是在白天也够难走的了；他穿过狭窄的羊肠小径，一不留神就会掉进泥沼里去，或者从悬崖绝壁上摔下去；最后来到了一些矮小的茅屋跟前——那些屋子是那么矮小，除非他的马不巧踏穿屋顶摔进屋子里去，它可能还不知道前面有屋子，就打那些屋顶上跑过去哩。当他到达这样一个需要他服务的、庄严的旅程终点时，他的任务不是把一个可怜虫接到这个世界上来，就是防止一个可怜虫离开这个世界；这些人家的情景往往非常悲惨，因此当他们感激涕零地把他们千辛万苦、忍饥挨冻积储起来的一些先令奉上给他时，他坚决不肯接受，他本着仁爱精神，不但为他们诊疗，还送他们药品。我听说，闻名的旅行家门果·派克^②对行医和探险这两种生活都体验过，结果他宁愿到非洲去做个探险家，而不愿意当一个乡村医生，不分昼夜地在祖国的旷野上奔波。他说，有一次他骑马赶了四十英里的路，整夜没有睡觉，顺利地帮助了一个受到上帝诅咒^③的女人，他得到的报酬仅仅是一只烤土豆和一口酪乳。但是他有那样一副心肠，决不会舍不得出一分力气去解除人类的苦痛。总而言之，在全苏格兰，随

① 蒲尔格(Gottfried August Burger, 1748—1794): 德国诗人，一七七三年发表民谣《丽奥诺娜》(Leonora)。

② 门果·派克(Mungo Park, 1771—1806?): 苏格兰人，起先当医生，一七九五年到非洲奈泽河(Niger)探险；一八〇四年与本书作者司各特相识，一八〇五年又到非洲探险，因而死难。

③ 指生育的痛苦；参看《圣经·旧约·创世记》第三章第十六节。

便哪一个可怜虫都不会比乡村医生更劳苦，得到的报酬更微薄，也许只除了他那匹马吧。那匹马尽管皮毛粗糙，样子不起眼，却强壮敏捷，不知疲劳，而它也确实非这样不可；它的主人也是这样，他虽然外表粗卤，相貌平平，你会发现他有熟练的专门技能，学识高深，又勇敢，又仁爱，又聪明，又热诚。

苏格兰内地一个州里的米得尔马斯村上，有一个外科医生基地安·格莱先生，就过着我们在上文不遗余力地描写的那种辛苦劳顿、报酬菲薄的生活。他约莫有四五十岁光景，专心致力于他的职业，在医学界很有点声望，因此一有机会，就有人劝他脱离米得尔马斯和周围贫乏的行医地区，到苏格兰较大的城市去，或者就到爱丁堡^①去。别人再三劝他，但是他总是婉言谢绝。他是一个朴实直率的人，喜欢无拘无束，不愿意受上流社会里难免的种种拘束。他自己没有发觉，也没有朋友向他指出，如果在态度和习惯上带上一点儿愤世嫉俗的气派，这位医生在一般人的眼里就会显得是个权威，他的声望就可以大大提高。格莱先生，或者格莱医生——这是乡村里的人对他的称呼（据我所知，他的学位证书上可能是博士的头衔，但是他只自称硕士），生活要求不高，行医的收入每年通常将近两百英镑，日子过得很充裕；他每年平均要骑马赶五千英里的路才能挣到这笔钱。靠了这笔收入，他可以非常宽裕地供养他自己和他那轮流使用着的两匹小马，白和杵，因此他娶了一位大姑娘来分享；她名叫琪恩·华德生，脸蛋儿红喷喷的，是一位善良的农民的女儿，兄弟姊妹共十二人。她是在一个每年

^① 爱丁堡 (Edinburgh)：苏格兰的首府。

有八十英镑收入的家庭里长大的；如今的收入比她娘家的收入多上了一倍多，她哪里还嫌穷呢；因此，尽管一些没有礼貌的年轻小伙子这时候已经称格莱为老医生，她还认为他是一个和她自己很相宜的配偶。过了好几年，他们还没有孩子；看来格莱医生常常帮助鲁辛娜女神^①，却永远不会请这位女神来帮助他自己。可是，终于来了不寻常的一天，他的房子成为请求这位女神显示神通的地方了。

一个秋天的晚上，三个老婆婆用她们衰老的腿在拚命跑路，穿过米得尔马斯村里唯一的一条街道，直向这为人人所尊敬的人家跑来。一排破烂的篱笆围住这所房子，把它同那条人来人往的人行道隔开，里边有两小块地，只有一半适于耕种，另一半满地是没有长好的灌木。门上有“基地安·格莱，硕士，外科医生”等等字样。几个游手好闲的年轻人，一两分钟以前原在街那一头一家酒店门前闲荡（那家虚有其表的小客栈只配叫做酒店），这时候跟随着这几个老婆婆，她们那种平时少有的敏捷行动引得这些年轻人一路上又嚷又笑；他们打着赌哪一个可以获胜，好象他们是在米得尔马斯赛马会跑道上的起跑点打赌似的，扯着嗓门嚷啊叫的。“十英两酒，压吉星高照·辛姆生！”——“老佩格·谈姆生^②压倒全场！”——“加油啊，爱立逊·乔波，你准会叫她们都吃瘪的！”——“留心土墩儿啊，姑娘们，要不然你们总有一个会摔成稀烂的老太婆啦！”这些话和上千句这样嘲弄的话喊得震天价响，可是正在紧张地

① 鲁辛娜(Lucina)：罗马教中司生育之女神。

② 汤姆生的变音。

赛跑的人一点儿都没有注意到，甚至于连听都没有听见；她们竞赛的目标似乎是要争取头一个跑到医生的家。

“告诉我们，医生，出了什么事啦？”格莱太太说，她是个性情温和、头脑简单的人；“瞧，佩格·谈姆生，琪恩·辛姆生和爱立逊·乔波，她们在镇上的大街上面赛跑呢！”

医生刚刚把他那打湿了的大衣挂在火炉边烘（因为他刚从长途跋涉回来），这时候他料到又有一个新的服务机会了，连忙赶下楼去，心里很高兴，因为从那几个来报讯的人物看来，这一回多半是在镇上，可不是在乡下了。

他刚走到门口，赛跑的人其中的一个，辛姆生老婆婆，已经跑到门前那一小片空地上。她是头一个跑来报讯的人，而且一路上始终跑在前面，可是已经跑得一时话也说不上来；因此当她来到医生跟前的时候，站在那儿呼啊呼的直喘气，她那松松地系着的头巾打脸上给吹到后面去，她拚命要说话，可就是没办法说出一个人家听得懂的字来。佩格·汤姆生猛地钻到她前面。

“那位太太，先生，那位太太哟——”

“急救，急救，”——爱立逊·乔波尖叫着，简直不象在说话；那个实际上跑头一名的人，辛姆生老婆婆，这时候才说得上话来，她开口要求把她们大家跑来争取的那份奖赏给她。“我希望，先生，你介绍我当个护士；我把消息带给你，比这些懒婆子快得多呐。”

其他两个竞赛者争先恐后提出抗议，大嚷大叫，那些在附近听着的年轻无赖哗然大笑。

“住嘴，你们这些老爱吵架的傻子，”医生说，“还有你们，

你们这些懒骨头，等我出来——”说着，他使劲喇的抽了一下他那根长梢鞭，这一来，果然产生了效果，就象《伊尼德》^①第一卷里海神发出的那一声驰名的吆喝“我要——”所产生的效果那么大。“那么，”医生说，“那位太太在哪儿？她是谁？”

这句话根本就没有问的必要；因为一辆由四匹马拉着的普通马车，正不快不慢辘辘的朝医生的家来，老婆子们这时候也比较安心一些了，她们告诉医生说，那位绅士怎样认为天鹅客栈的设备完全不适合他那位夫人的身份和目前的健康情况，又怎样采纳了她们的意见（三个老婆子都自称这个建议是自己的功劳），把他的夫人送到这儿来，让她享受一下“西房”的舒适——所谓“西房”，是一间客房，格莱医生有时遇到一些他认为需要他亲自照料一个时期的病人，就让他们住在这个屋子里。

马车里只有两个人。其中一个是一身骑装的绅士，那人跳下车来，医生向他保证说，这位夫人在他家里可以受到相当的照应，于是那人就回到马车旁，把他的同伴扶下车来；这位绅士看到他的夫人给安安稳稳地安顿在一间相当象样的卧室里，又可以受到医生夫妇很好的看护，显然非常满意；医生夫妇再一次向他保证说，他的夫人会得到种种细心的照顾。为了要使他们的诺言更可靠，这位外地人往医生手里塞了一包钱，包里有二十个几内亚^②（这个故事碰巧发生在用金币的时

① 《伊尼德》(Æneid): 古代罗马诗人维吉尔(Vigil)所著的史诗。

② 几内亚(guinea): 英国从一六六三年到一八一三年所发行的金币，合二十一个先令。

代)，作为一笔定洋，日后还要慷慨给酬。他又关照医生说，他的夫人身体虚弱，那即将出世的婴孩一切都需要人家细心照料，千万不要在他们身上省钱，无论是非用不可的，或是最好要用的，都尽管用好了。随后他说他要回客栈去了，请求他们等夫人的情况一有变化，就立刻派人通知他。

“她身份高贵，”他说，“而且是个外国人；请你们一点儿也不要省钱。我们原来计划要赶到爱丁堡去的，可是却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不得不临时转变路线。”他又说，“千万不要省钱，请设法使她能尽早继续赶路。”

“这个，”医生说，“我可办不到。造物是不可以催促的，任何催促造物的企图都要受到惩罚的。”

“但是技术，”那个外地人说，“能够发挥很大的作用，”说着又递过去一袋钱，重量似乎跟头一袋差不多。

“技术，”医生说，“可以受报酬，但是不能让人收买。您刚才给我的钱，作为我尽心竭力照料您夫人的报酬已经绰绰有余了；要是我接受更多的钱，那就等于答应去做我所做不到的事情，至少是默认我要那样做。我们会尽可能照应您的夫人的，这样她也就很有可能可以快快动身。——现在，您回客栈去吧，先生，因为我可能马上就要做事了，无论伺候夫人的护士也好，照顾小孩的保姆也好，我们都还没有呢；不过这两件事会马上办好的。”

“再等一等，医生——你懂得什么语言？”

“我会说拉丁话和法国话，说得都不太好，不过人家还勉强听得懂；我能看一点儿意大利文。”

“不懂葡萄牙和西班牙话吗？”这个外地人接着问。

“不懂，先生。”

“这可不巧了。不过你说法国话，她也许听得懂你的意思。请注意，你得样样事顺从她——如果需要钱的话，可以跟我接洽。”

“请问，先生，这位夫人姓——”

“这完全无关紧要，”外地人打断对方的问话，说：“等空闲一点儿的时候会让你知道的。”

说着，他把宽大的斗篷往身上一披，半转过身子把斗篷披好，医生觉得那种气派要模仿都不容易，然后他顺着大街走回小客栈去了。到了客栈里，他付了马车费把车夫打发走，吩咐管客栈的说，在医生来找他之前，任什么人他都不接见，然后就关上了房门。

医生回到病房里的时候，看见他的妻子神情非常惊慌，害怕加上焦急，象她这样性情的人常会有这种复杂情绪的。

“她一点也不会讲文明人所讲的话，”格莱太太说。

“我知道，”医生说。

“但是她还一定要戴着黑面罩，我们要替她揭开，她就大嚷大叫。”

“那么就让她戴着——那又有什么妨害呢？”

“妨害，医生！有没有见到过一个规矩的女人要生孩子的时候还戴着面罩的？”

“也许很少。但是，琪恩，亲爱的，不太规矩的女人也好，规矩的女人也好，都要生孩子，我们现在可不能为了反对她的怪癖，使这可怜人的生命遭到危险。”

医生走近女病人的床边，看见她果然戴着一个薄薄的丝

质面罩，是在中古喜剧里非常用的那一种；当时贵族妇人在旅行的时候还戴这种面罩，但是处在象这个可怜的夫人的情形下，可绝没有人会戴。她似乎对这件事很固执，因为她看见医生的时候，便把手按在脸上，好象生怕医生会坚持要拉下她的面罩似的。医生连忙用叫人还勉强听得懂的法国话说，他们在各方面都绝对尊重她的意思，她有绝对自由蒙上面罩，高兴什么时候取下就什么时候取下。她懂得他的话；因为她用很糟的法国话表示她的感激，似乎认为他“准许”了她继续隐蔽她的面目。

于是医生着手布置其他的工作；为了满足一些喜欢知道详细情节的读者，我们在这里顺便提一笔：医生为了奖赏那几个赛跑的人，头一名的辛姆生老婆婆获得了护士的位置，专门负责伺候那位娇弱的病人；佩格·汤姆生得到许可，介绍她的媳妇，蓓特·詹梅逊来当奶妈；至于乔波老婆婆呢，她的一个oe^①，也就是孙女，被雇来助理这一家目前繁重了起来的杂务；医生就这样，象一位老练的牧师似的，把幸运所送给他的美好的东西分配给他那些忠实可靠的信徒。

半夜一点钟左右，医生来到天鹅客栈，他为那个外地来的绅士带来了消息，恭喜他做了一个健壮的男娃儿的父亲，而且母亲的情况呢，照通常的说法，正是再好没有了。

这个外地人听了这消息，似乎很满意，他接着提高了嗓子说，“他一定要受洗命名，医生！他得马上受洗命名！”

① oe: 苏格兰语，意思是“孙子”，指“孙儿”“孙女”均可，此处指的是“孙女”，见下文。

“这个，用不着这么急，”医生说。

“我们可不这么想，”外地人打断医生的话，说。“我是个天主教徒，医生，而且我可能在夫人能赶路以前就得离开这个地方，因此我希望能亲眼看见我的孩子受到教会的接纳。我听说在这个怪可怜的地方有个天主教神父，是吗？”

“对，先生，有一位天主教先生，他姓古德理奇，听说他担任神父的职务。”

“我很赞许你的稳重态度，医生，”外地人说，“对任何问题过分肯定都是很不妥当的。明天我要带那位古德理奇先生到府上来。”

格莱踌躇了一下，说，“先生，我是长老会新教徒，对教会和国家所建立的制度我总是赞助的，不用说，我当然是赞助的，因为我曾经在凯墨朗团里当军医的助手，领了四年国王陛下赐下的薪俸，上帝保佑他，团里用的《圣经》和我的委任状都可以证明我的话。照说我特别应该厌恶跟天主教徒有任何往来或秘密交易才是，但是我还是没办法不照我的软心肠行事。先生，您可以带古德理奇先生到我家里来，随您高兴什么时候来都可以；照我猜想，您就是孩子的父亲，既然如此，一切当然应该照您的意思安排；只是有一点，我不愿意让人家以为我对天主教仪式的任何方面有怂恿或赞助的意思。”

“不用多说了，先生，”外地人傲慢地说，“我们是互相了解的。”

第二天，他来到医生家里，带来了古德理奇先生和另外两个人，不用说他们是神父教堂里的人。他们跟婴孩待在一个屋子里，关上了房门，可以想象得到，那个那么古怪地投身到世

界上来的、什么也不懂的小东西，就这样行了浸礼的仪式。神父和两个见证人走了以后，外地的绅士对格莱先生说，既然已经断定夫人在几天内还是不适合旅行，他自己打算离开此地，不过十天之内就会回来，他希望到那时候，他的伴侣能够上路。

“那么我们该怎么称呼这个小孩和他的母亲呢？”

“小孩的名字叫理查。”

“可是也得有个姓呀——夫人也应当有——她可不能老没姓没名地住在我家里。”

“就用你们这个镇的名字叫他们吧——我想是米得尔马斯，是不是？”

“是的，先生。”

“好吧，母亲叫米得尔马斯夫人，小孩叫理查·米得尔马斯——敝人叫马太·米得尔马斯。”他接下去说，“这个可以供给夫人一切所需用的东西——或者，万一有什么意外的事，也可以给她一点帮助。”说着他就交给格莱先生一百英镑，格莱迟疑不决，不敢收下，他说他认为夫人的钱该由夫人自己保管。

“那可再糟也没有了，医生，”外地人说。“要是她要把这张票子兑换硬币，她简直就不知道可以兑到多少几内亚。不，格莱先生，请你相信我，你一定会发现米得尔顿夫人——米得尔马斯——噢，我叫了她什么啦——她对世事一窍不通，你生平行医所接触到的人当中就没有一个象她那样不懂世事；所以请你暂时做她的出纳兼财产管理人，就象看待一个病得没有能力料理自己的事情的病人那样看待她吧。”